



“科学灌输”教育体系的建构 ——对《怎么办?》中“灌输论”的审视

姜越亚, 张礼建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怎么办?》作为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体系中的一篇经典文献,其中所阐述的“灌输论”内容丰富。列宁从三方面对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必要性进行阐发,提出“从外面灌输”和“群众路线”两种具体的灌输教育方法,并指出了“灌输论”的核心问题——灌输的主客体问题,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真谛。梳理、分析列宁的“灌输论”,结合新时代灌输主客体的新特点,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对其具体方法进行发展和创新,构建“科学灌输”教育体系,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新路径的构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列宁;《怎么办?》;灌输论;科学灌输

中图分类号: A2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12-0644-07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Indoctrination" education system: A review of "Indoctrination Theory" in *How to Do?*

JIANG Yueya, ZHANG Lijian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document in Lenin's new proletarian party theory system, *How to Do?* explains the rich content of the "Indoctrination Theory". Lenin elucidated the necessity of instilling sociali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 from three aspects. He proposed two specific methods of indoctrination education, "instillation from the outside" and "mass line", and pointed out the core problem of indoctrination theory—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ndoctrination, and the true meaning of connecting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Combining and analyzing Lenin's "Indoctrination Theory", combining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new era, and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the specific methods and building a "Scientific Indoctrination" system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onstructing the new path of Chinese socialist ideology educ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enin; *How to Do?*; Indoctrination Theory; Scientific Indoctrination

“灌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在列宁的《怎么办?》中得到系统的阐发。列宁通过批判俄国“经济派”观点,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灌输教育的必要性、具体方法、主客体问题及思想真谛等,奠定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理论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关键时期,关于列宁“灌输论”的研究和探讨出现了巨大的争议。国内学术界围绕列宁“灌输论”的争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围绕“灌输论”的精神实质问题。一种观

收稿日期:2020-05-20 网络出版日期:2020-07-23

作者简介:姜越亚(1995—),女,四川宜宾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张礼建, E-mail: 457053877@qq.com

点是以刘卫星^[1]为代表的“方法论”派,另一种观点是以冯淑慧^[2]为代表的“原则”派,还有一种观点以江立成等^[3]为代表的“方法原则派”,即认为灌输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基本方法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二是关于灌输是否具有强制性的探讨。孟志中^[4]认为灌输是由外面注入的教育,必然带有强制性的意味;孙来斌等^[5]认为灌输不具有强制性,因为从外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最主要的目的是启发和引导工人阶级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启发和引导才是灌输的应有之义。三是对“灌输论”意义与态度的探讨。蔡小隼^[6]认为列宁的“灌输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不适用于今天;而侯波等^[7]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列宁的灌输思想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意义重大;还有部分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理性对待灌输教育,典型代表有吴宇飞等^[8]。可见,国内学术界仍有大量的学者误解列宁的“灌输论”,认为其是过时的、无用的、不必要的。为了使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列宁“灌输论”,避免对这一思想的过度解读,并彻底击破列宁“灌输论”过时、无用的谬论,本文从理论上系统梳理列宁“灌输论”内涵意蕴,分析“灌输论”的思想真谛。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针对新时代灌输教育主客体的新特点,更新灌输理念,创新和发展灌输方法,提高灌输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构建合理有效的“科学灌输”教育体系。

一、对列宁《怎么办》中灌输理论的梳理

回顾列宁《怎么办》中对“灌输论”的经典论述可见,其“灌输论”是围绕对谁灌输、谁来灌输的核心问题来阐发、论述灌输教育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从而进一步凸显灌输主客体问题的重要性。

(一)深刻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灌输之必要性

列宁在《怎么办》中,主要从工人本身无法产生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社会主义意识产生的科学基础和社会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三方面来论证灌输之必要性。

其一,“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9]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自发地生长于工人阶级的思想中,只能从外部灌输。“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9]由于工人阶级本身还未学会从重大的政治事件来观察各个阶级的政治和思想表现,还没有学会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来评价一切阶级的实践活动,因此,这时的工人阶级还停留在未认识到自己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在”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工人阶级并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只有通过从外部灌输先进的革命理论,才能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引导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阶级。

其二,“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10]37}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在工人阶级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历史、哲学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一方面,相对于社会主义意识而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由于发端时间早,成长周期长,且经过全面而系统的加工,拥有更加深刻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经过报纸、广播、书籍等大众传播工具大肆宣传,必然使自发的工人运动受到其影响。因此,完全依赖于自发的工人运动是无法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只能从外部灌输。

其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0]38}因为在当今世界,“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0]38}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只要低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政党作用,而崇拜“自发性”工人运动,就是在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意识。

(二)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灌输之具体方法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灌输的具体方法,列宁提出“从外面灌输”和“群众路线”两大具体方法。

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10]76}。由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特征,对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不能采用倾向于经济主义实际工作者所提出的“到工人中去获得知识”的方式,而只能采用从工人外部,即从一切阶级同国家、政府的关系方面,从与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汲取科学的知识进行灌输。

二是,“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10]76}列宁强调理论灌输要善于结

合群众、结合日常生活的身边事例。他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向工人阶级阐明社会主义信念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时,要辅之以煽情激励的“鼓动”和“宣传”,以调动他们追求“自己本质力量”的激情和热情。不仅如此,列宁在论及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出身的工人开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还反对使用强制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利用“榜样的力量”、“模范的力量”来激励和指导他们学习社会主义。

(三)系统回答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灌输之核心问题

无论是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灌输的必要性,还是阐释其灌输的具体方法,列宁都论及了灌输的主客体问题,即回答了“灌输论”的核心问题——谁来灌输和对谁灌输。

1. 列宁“灌输论”的特定对象:工人阶级

《怎么办》中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工人阶级开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帮助工人阶级实现阶级“自为”到“自觉”的转变。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灌输论”的客体,即被灌输者就是工人阶级。由于思想觉悟程度的不同,工人阶级又被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和领导人组成的高层党组织;二是,由拥有一定思想觉悟的普通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三是,由与党的关系较近的人员组成的工人组织;四是,由与党关系不近的成员组成的工人组织;五是,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普通工人。其中高层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构成了党,其他三种组织和个人属于党的外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教育的重点对象就是党的外围。

2. 列宁“灌输论”的特殊主体: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怎么办》中所指出的灌输教育的主体是能够对工人阶级实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的人,即已经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列宁在《怎么办》中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明确的施教者要求:第一,灌输教育的主体要坚持群众路线,“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1],从各阶级以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中,学习更多的革命知识和经验。第二,建立专业化、系统化和组织化的施教团队。通过成立专门负责向工人阶级进行先进理论灌输的工作队和革命家组织,来实施系统化、专业化的理论灌输教育。第三,提高施教者的精神文明素养。

列宁要求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要以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忠于职守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向工人阶级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3. 列宁“灌输论”主客体的关系:强调主体权威的单向灌输

在理解列宁“灌输论”主体和客体是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两者的关系,不难发现,列宁的灌输教育理论更多地强调灌输主体作用,带有明显的权威性色彩。由于当时处于无产阶级形成正确意识形态初期的特定时代背景,灌输教育必然受当时知识水平、社会分工和交往范围等条件的限制,受教育者在理论灌输的过程中自身的主体意识必然受到一定的压制,主动性较弱,仅仅扮演理论教育接受者角色。因此,在“灌输论”中列宁更多地是对施教者提出要求,而对教育接受者仅仅是进行特征分析,而且这些分析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施教者的主导作用。另外,无论是从“灌输论”的目的——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意识,还是从“灌输论”的途径——政治揭露、鼓动、宣传,可以看出,列宁更加强调灌输过程中“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列宁“灌输论”中的主客体关系是一种特定革命时代背景下的,强调施教者“权威”作用的“我说你听”、“我讲你记”的单向灌输关系。

二、列宁“灌输论”的思想真谛——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对列宁《怎么办》中“灌输论”丰富内容的梳理,不难发现其“灌输论”的思想真谛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来“阐明实现革命理论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解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理”^[12]。因此,列宁“灌输论”的思想真谛即理论联系实际。

(一)强调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

列宁“灌输论”十分强调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当时俄国面临的社会现实是:第一,俄国处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阶段,社会民主党刚刚形成,党内还未完成同其他派别(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思想清算;第二,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革命运动必然带有抄袭别国已有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第三,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长期得不到先进理论的指导。列宁大声疾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9],俄国社会民主党亟待“以先进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的理论为向

导”来指导俄国的革命实践运动。

以此为基础,列宁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强调只有先进的理论才能使工人阶级认识到目前的实践现状、实践方式和实践目标;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使工人阶级了解事物的内在联系,确定运动的信心。十月革命就是俄国无产阶级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世界史上取得的光辉灿烂的成就。它的胜利就是革命的理论及革命的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也是列宁“灌输论”结出的硕果。

(二) 强调理论离不开实际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永葆生命力。首先,只有联系革命实践,革命理论才能产生,革命理论的灌输才能真正有效。列宁“灌输论”就是在深刻认识俄国的历史事实、深入分析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他通过深入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和社会主义思想混乱的时代背景,而生发出通过真实而全面的资本主义政治揭露来激发工人政治意识、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的思想,从而推动实现“两个决裂”的目标,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外,列宁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只有结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被工人阶级真正理解和掌握。他指出“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为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斗争”^[13]。其次,理论灌输是否正确有效,需要实践来检验,即理论灌输内容是否正确,结果是否有效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最后,只有联系实际,理论灌输才能永葆生命力,理论只有扎根于具体的、丰富的、多样的和变化的具体实践,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

(三) 提出实现两者结合的途径和形式

在理论灌输中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善于使用恰当的方式和科学的形式,要善于“用现实生活中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故来教育群众”^[14]。

就理论联系实际的主要途径而言,列宁主张调查研究。列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15]思想的基础上,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18年5月,列宁在决定成立以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社会科学院草案原则中明确指出:“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16]1918年9月,列宁在纠

正党报宣传抽象空洞现象时,再一次提出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他要求党报宣传工作者:“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14]1992年4月,他又指出在深入基层的实际调研中“要具体、再具体”地研究实际情况。

就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形式而言,列宁提出了以下四种形式:第一,以实际事例说明理论原理。列宁十分反对政治空谈,他主张运用实际的事例来讲述理论,来教育工人,从而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早在1899年,列宁就要求对工人的教育“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17]。第二,以教育对象确立教育方法。列宁主张理论灌输的方法要因人而异,对从事科技工作的工人进行思想理论灌输时要注意其从事专业的特点。如工程师、农艺师、林学家,他们的专业特点各不相同,灌输的方法亦不同;对无产阶级觉悟高的分子,可以通过理论讲解使其接受,但对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工人群众就行不通,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解释理论。可见,思想理论灌输必须以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第三,以现实问题为基点,做出理论回答。面对工人们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理论灌输者必须直面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相应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科学回答有利于加深工人们党的思想认识、牢固党的信心,明确无产阶级前进方向。第四,以实际运用为目标,传授理论。正如列宁所说:“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18]理论灌输的最终目的是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离开了实际运用,理论灌输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效的形式就是实际锻炼。

由此可见,列宁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与革命理论灌输教育的思想真谛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是背向而行的。

三、列宁“灌输论”对“科学灌输”教育体系建构的启示

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灌输教育的最大任务在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成员灌输与教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而通过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养服务社会。为此,必须在继承列宁“灌输论”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科学认识新时代的灌

输教育主客体问题,赋予灌输教育新形式,建构科学的灌输方法。

(一)关注灌输之核心思想,科学认识新时代灌输教育之主客体问题

主客体问题作为灌输教育的核心思想,是构建新时代“科学灌输”教育体系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建构“科学灌输”教育体系必须理清新时代灌输的主客体问题。

1.正确认识新时代灌输教育的主客体

新时代的中国,灌输教育的主体更加广泛,“中国共产党员、教育工作者、青年等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成员都是新时代‘科学灌输’教育的主体。”^[19]而新时代灌输教育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而是包括党员干部、教育工作者、学生、青年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新时代的灌输教育不再是传统的带有浓厚权威色彩的单向灌输过程,而是发展为主客体相统一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灌输教育的主体,也是灌输教育的客体。

2.科学对待新时代灌输教育客体的新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同时,受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QQ、微博、微信等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以其传播速度快、影响广、使用简单等特点,向传统保守说教式的灌输方式发起挑战。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灌输教育的客体涌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以灌输教育客体的主体意识增强、批判性思维发展和精神信仰缺失最为显著。

其一,新时代灌输教育客体的主体意识增强,对灌输教育的接受度下降。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受教育者对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不断发展,逐渐抛弃传统的重社会价值,轻个体价值的观念,主体意识觉醒并不断增强。这种对自我认识、评价、控制和价值实现的精神自觉,使他们不再希望束缚于权威性浓厚的传统灌输教育之下,他们渴望摆脱束缚,进行自主选择、自我发展。这就必然导致灌输客体对上传下达的灌输教育的接受度下降,渴望兼收并蓄、自主参与度高的新型灌输教育形式。

其二,新时代灌输教育客体批判性思维发展,质

疑灌输教育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新的灌输传播媒介的不断涌现,灌输教育客体对灌输本身的信任度下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灌输和移动终端灌输的方式普遍发展,灌输教育客体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再是传统单一的“口口相传”式与书本获取式,更多地是通过网络学习平台(网站学习、搜索引擎等)、移动终端交流平台(QQ、微博、微信)等现代传播媒介来获取信息知识。这些新兴灌输教育形式的出现无疑拓宽了灌输教育主客体之间沟通交流渠道,但由于媒体的自发性、经济性和盲目性的特点,也造成了信息内容歪曲、虚假、错误等缺陷。人们长期接收经传播媒介加工后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虚假信息,自然会产生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发展批判性思维,质疑灌输教育的内容和主体。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批判性思维也随之发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视文革中“左”的思潮,开展拨乱反正的思想政治工作后,广大人民群众就不再一味地人云亦云,不再迷信权威,他们反对刻板的灌输教育,敢于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所接受的知识,质疑灌输教育的科学性。

其三,新时代灌输教育客体精神信仰缺失,抵制灌输教育。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不断攀升,对理论灌输的需求逐渐薄弱。现实生活中,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房子、车子成为个人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再加上抖音、快手等网络媒介对品牌文化、消费主义的营销,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提升,一些人精神方面却极度匮乏,社会主义信仰缺失。这就导致部分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论灌输需求弱化,甚至抵抗理论灌输。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多元价值观不断涌入中国,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动摇,排斥意识形态灌输教育。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世界多元文化不断涌入中国。这些多元的文化思潮在促进人民思想解放、开化的同时,也传播着腐朽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伪科学等,潜移默化地危害着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动摇着他们曾经的理想信仰,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带来危机。

(二)坚持灌输之思想真谛,创新灌输教育的方法路径

面对新时代灌输教育主客体的变化,尤其是灌输教育客体不断凸显的新特点,新时代“科学灌输”教育体系的建构,应在列宁“灌输论”的理论联系实

际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与时俱进,采用柔性方法,丰富灌输的载体、形式,净化灌输环境。

1. 结合新时代特征,采用柔性方法

新时代“科学灌输”教育体系的建构,应秉承列宁“灌输论”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提倡“柔性灌输”^[5]。“柔性灌输”是一种与刚性灌输相对的,通过直接灌输或间接灌输的方式,广泛应用于显性教育或隐形教育中的理论教育方式。新时代的时代特点赋予了“柔性灌输”两大独特的特征: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和贴近群众的生活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和思想多元化的发展,我国新时代的灌输教育,在坚持列宁“从外面灌输”的基础上,改善灌输的具体方法,不再是强调关注灌输教育主体的权威式的单向灌输,而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关注灌输客体的认识发展特点,借鉴西方“有准备的环境教育”、参与性教育等思想,重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灌输方法。如,在对党政干部等思想有所准备、但仍待理论武装的人,不再单纯地沿用列宁的“政治揭露”、“鼓动”等方式,通常采用“头脑风暴”式、渗透性极强的集中理论灌输教育;而在对普通群众进行灌输教育时,柔性方法秉承列宁的“群众路线”,在关注他们日常的认识和亲身经验的基础上,将所灌输的知识融入到他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并采用耐心引导、悉心教导等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正是这种通过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的对接,让灌输教育的客体“感同身受”,从而增强理论教育的真实性和可接受性。

2. 借助新媒体技术,丰富灌输的载体、形式

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新时代“科学灌输”教育载体和形式的调整,提供了迫切的要求。由于时代技术的局限,在列宁“灌输论”中,灌输是凭借报纸、报刊、杂志与手册等载体,以语言、文字等传统单一的灌输形式为主的单向灌输模式。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报纸、报刊等传统灌输载体的局限性不断凸显,它们虽然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欢迎,但对于农民、农民工以及追求价值多元化和娱乐化的广大年轻人来说却难以发挥实际价值。因此,新时代的灌输教育必须调整与更新灌输的载体和形式。一方面,拓宽灌输渠道,突出多向性和双向性。将传统的以书籍报刊为主的单向灌输模式转变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的双向或多向的主客体交流互动模式。在灌输的过程中以新时代的“平等关系”取代传统的“垂直关系”,形成知

识文化的双向或多向流动。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丰富灌输的形式。新时代灌输教育的开展,应在适应公众学习和阅读方式转变的前提下,保留列宁“灌输论”中语言灌输、文字灌输的有效形式,凭借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新媒介,普及形象灌输,丰富灌输形式,寓教于乐、与时俱进。

3. 加强监管,净化灌输环境

新时代的中国灌输环境较列宁时代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复杂多样的信息充斥着世界,知识的物质性、利益性空前高涨。面对当前复杂的灌输环境,政府适当加强干预,克服市场媒体发展的自发性、趋利性,为“科学灌输”教育体系的建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必要的。具体来说,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灌输的载体进行监督和管理。其中,加强对主流网络媒体的监管,尤其是对党政网站和公众关注度高的网站的管理是净化灌输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在网络格局中,权威信息及时准确的发布能有效地压缩虚假信息的传播空间,提升舆论的引导力。同时,及时处理、澄清那些误导公众、混淆视听的虚假信息,对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消极、诬蔑言论的媒体人实施严格的追责和深入的教育也是净化灌输环境的重要举措。

(三) 把握灌输之“度”的规定,维持合理阈限

在个体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逐渐加强,个人主体性极具彰显的今天,“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的规律十分受用。因此,在对群众进行灌输教育时,必须把握一定的限度,将灌输教育维持在合理阈限,也就是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所谓阈限如同人的视觉范围,物理学告诉人们,正常人的眼睛只能看到400纳米到700纳米范围内波长的光,人的肉眼难以观察到不在此范围内的光。同理,灌输教育也有其发挥效用的合理阈限,低于或者超过这个阈限都是有害的。而这个合理的范围就存在于无灌输教育与强制灌输教育之间,无灌输教育使受教育者处于无理性自由阶段,而强制灌输教育则压抑束缚着人的理性自由,“科学灌输”应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引导人们建立理性自由的灌输,“如果灌输超越了这一阈限,灌输就会走向强制灌输,就会成为一种反道德、反理性的活动。”^[21]在历史上国内曾出现过“一阵风”式的强制灌输,标语横幅满天飞,但最终取得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回到当下,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编订也存在强制灌输的现象,高中教材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教材重复率较高,导致学生学习积

极性较弱。因此,新时代的“科学灌输”必须克服这一问题,在进行理论灌输教育的时候把握好“度”,将灌输实践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阈限——无灌输和强制灌输之间,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灌输的价值。

四、结 语

重读《怎么办?》,以探究列宁“灌输论”实施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为前提,从灌输客体、灌输主体及主客体的关系的维度来回答“灌输论”的核心问题——谁来灌输、对谁灌输以及怎样灌输,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真谛。这是从“原点”对列宁“灌输论”误会和曲解的“正名”。同时结合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主张在科学认识新时代灌输教育主客体的前提下,采用柔性方法、丰富灌输载体和形式、净化灌输环境等具体方法,并将灌输维持在合理阈限,建构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理论的“科学灌输”教育体系。不仅是从“实际”对列宁灌输思想的一种“正名”,也是对其思想核心、理论真谛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进一步夯实。

参考文献:

- [1] 刘卫星. 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存在的问题及增强其有效性的思考[J]. 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1, 15 (7): 91-94.
- [2] 冯淑慧. “灌输”是一个原则[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04(12): 12-13.
- [3] 江立成, 王培军. 试论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的思想及现实意义[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13(4): 22-26.
- [4] 孟志中. 不同语境下灌输的含义与属性[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上半月), 2007(11): 40-41.
- [5] 孙来斌, 张留财. “科学灌输”三要素: 受众参与、柔性方法、合理阈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3): 6-10.
- [6] 蔡小隼. 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初探: 兼谈对思想品德课的看法[J].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 8 (3): 2-6.
- [7] 侯波, 张喜德. 列宁灌输理论新探[J]. 科学社会主义, 2019(2): 120-126.
- [8] 吴宇飞, 段星宇. 新时期坚持灌输教育的现实性及其途径[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4): 100-102.
- [9] 列宁. 怎么办?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1.
- [10] 列宁. 列宁全集: 第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1] 列宁. 列宁全集: 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439.
- [12] 孙来斌. 列宁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2.
- [13] 列宁. 列宁全集: 第八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423.
- [14] 列宁. 列宁全集: 第三十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93.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49.
- [16] 列宁. 列宁全集: 第二十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49.
- [17] 列宁. 列宁全集: 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79.
- [18] 列宁. 列宁全集: 第三十九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30.
- [19] 李晓燕. 列宁“灌输论”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8): 81-90.
- [20]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6.
- [21] 苏静. 论我国学校德育中灌输的意义及其实施阈限[J]. 思想理论教育, 2006(1): 38-41.

(责任编辑: 雷彩虹)